

神探李昌钰

破案实录系列

DR. HENRY LEE'S
FORENSIC FI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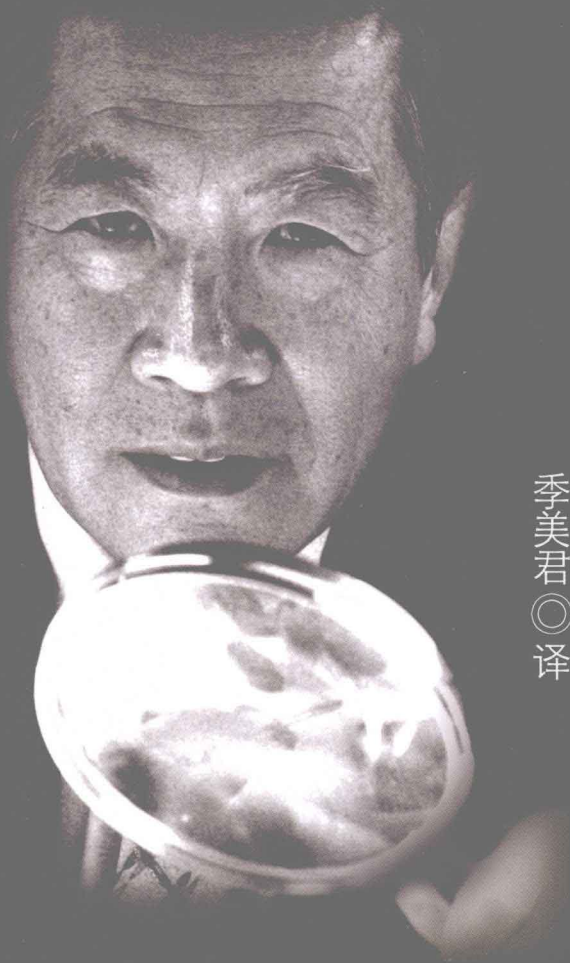
NO. 7

完美谋杀

李昌钰

杰瑞·拉比欧拉◎著

季美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DR. HENRY LEE'S
FORENSIC FILES

神探李昌钰 破案实录系列

NO. 7

完美谋杀 PERFECT MURDER

李昌钰 杰瑞·拉比欧拉◎著
季美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谋杀/（美）李昌钰，杰瑞·拉比欧拉著，季美君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9

（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7）

ISBN 978-7-5620-4045-3

I. 完… II. ①李…②杰…③季… III. 刑事犯罪-案例-汇编-美国 IV. D9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0192号

书 名	完美谋杀：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 7 WANMEI MOUSHA SHENTAN LICHANGYU PO'AN SHILU 7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邮箱 academic.press@hotmail.com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437 (编辑) 58908285 (总编) 58908334 (邮购)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7 印张 210 千字
版 本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0-4045-3/D · 4005
定 价	35.00 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印刷厂负责退换。



Introduction

总序

在美国，人们常说，破不了的案子，找 Dr. Lee 就对了，很多小朋友的志愿都提到：“我长大后要当 Dr. Lee。”迄今我已获得八百多个荣誉奖项，参与侦破八千多起国际的重大刑事案件。人们推崇我为“当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科学神探”等等，媒体说我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华人，其实真正的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漫长的爬坡，我一辈子实际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1964 年，我和太太初到美国，全部家当只有一个木箱和五十美元。为了谋生，我做过服务生、当过记者、做过武术教练，每天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工作十六到二十个小时，每个礼拜七天。辛勤的努力，让我在两年内完成了四年大学的所有课程，也破纪录，在短短一年完成博士学位。毕业同年（1975 年）即获得康州纽海文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短短三年又破纪录晋升为终身教授，并出任刑事科学系主任。次年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厅刑事实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1998 年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警界职位最高的华人。

过去几十年以来，我曾撰述出版四十多本刑事科学方面的专业书籍，我侦破的许多案件在世界各国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节目，许多法庭的专家证词和陈述被列为国际刑事科学界和警界的经典教学案例。世界各国都希望我将处理过的重大案件撰写成书，与世人分享。



此次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利虎先生之邀请，策划出版“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系列丛书，将全面性、有系统地介绍我在美国及其它国家和地区侦破的重大刑事案件。从事刑事鉴识五十多年后，我从八千多件重大刑案的侦查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希望将这些案件和经验整理成书，陆续出版，作为自己在刑事科学界的经验传承，供世人参考，期能抛砖引玉。更希望这套丛书对华人地区的刑事科学及司法制度的观念有所帮助，则甚幸矣！

藉此机会，我要谢谢目前在美国及世界各国警界的朋友，尤其要感谢曾与我共同在刑案现场和实验室工作的伙伴，鉴识工作是团队的工作，没有他们，我也不可能与读者分享这些故事。

我的求学时代，家中贫困，全赖母亲兄姊的勤俭刻苦，呵护备至，方能专心向学。兄弟姐妹艰苦与共，共同成长，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的太太宋妙娟女士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照顾家庭，备极辛苦，使我毫无后顾之忧，而能专心工作，自应附志，以表谢意。

李昌钰

2011年9月1日

序于美国康乃狄克州家中



Prologue

序 言

无论是国际上的刑警组织还是地方性的特警队，在处理紧急情况和协助打击犯罪方面向来是一个成功的做法。国际刑警组织的正式名称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它是一个自愿性的法律执行机构，包括一百七十九个成员国。特警队代表着特殊的武器和战术，带有这一名称的队伍都已成为现代警察特殊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组合（这一组合中包括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法医科学家）来帮助处理紧急情况、解决犯罪问题？他们可以马上奔赴世界各地，出行时，作为一个团队可以乘坐私人的直升飞机，在“热门案件”中，去犯罪现场收集信息，并保持现场的完整性，或者在“冷门案件”中可以重现犯罪现场。

这样的一个团队——人数为五人——构成了这部悬疑小说的背景。这个小组以全球互助法医小组而出名，或者叫吉福特（the Global Interactive Forensics Team，全球互助法医小组，英文简称GIFT）。在迅速发展的法庭技术领域，吉福特被看作是一个共同使用全球化的经验和专业技术的一条途径。

李昌钰博士

杰瑞·拉比欧拉博士



Contents
目 录

总 序	1
序 言	3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3
第四章	49
第五章	60
第六章	76
第七章	84
第八章	93
第九章	104
第十章	130
第十一章	138



第十二章	150
第十三章	159
第十四章	172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07
第十八章	224
第十九章	232
第二十章	237
第二十一章	246
第二十二章	252
第二十三章	258
译后记	264



第一章

星期三，十月十六日，晚上八点

刘亨利博士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三具赤裸裸的尸体排列成一个完美的三角形，都是白人女性，都那么年轻，都是青春少女。她们的脸朝上，个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个人的左太阳穴上，都有一个枪孔。

乔治·西尔维博士，一位著名的法庭病理学家，沿着海滨颠簸狂奔了两英里，才从纽约市东部赶到位于布鲁克林海运终点站边上的案发现场。检查尸体时，乔治要求得到吉福特即全球互助法医小组其他四名成员的帮助——他们每个月都会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巴德罗斯聚会一次。

“她们像在眨眼。”乔治说，“凶手在嘲笑我们，你说呢？”

“不，远不止这点含义。”亨利回答说，但眼睛却直盯着姑娘们，“还有那三角形也是。”亨利在尸体周围谨慎地转来转去，两手在背后紧握着。看着码头上的这场“演出”，亨利说：“艾德，这看起来是否有点面熟？”

艾德·布兰根，一位州警官，是他开车送亨利来到现场的。艾德看着尸体，嘀咕着：“难道是三合会成员所为？上周，我们还讨论过这个话题呢。”

“嗯……嗯。”亨利接着腔时，其注意力已经转移了——他回头



瞥了一眼他们来时坐的车，然后又朝右边看了看短短的木头防波堤——那儿，不知为什么，相连的两个阴影掠过开阔的水面，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刹那间，他的眼角又发现另一个阴影消失在离码头最近的建筑物后面。

“中国黑手党的杰作？”西尔维突然插嘴道。

“等会儿，也许我能作出解释。”亨利说，“艾德，帮一个忙，把相机拿过来。从右边对所有尸体进行远距离拍照。然后，再近距离一具一具单拍，并对她们的脸部进行镜头特写。”

当艾德警官向停车的地方走去时，亨利又大喊着提醒了一句：“带几双手套来。”

艾德，刚年满四十，身高 6.4 英尺，重二百五十磅，脸颊凹陷，眼睛机警。自吉福特成立以来，当小组成员聚会时，艾德就担任保镖，尤其是对亨利来说——艾德已成为亨利的同伴、知己，甚至是最值得信赖的崇拜者。艾德的长相很像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但要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稍胖一些——对此，亨利会时不时地“提醒”他一下。

“这不是你的好日子吗？”艾德与亨利开着玩笑说，并对自己的“高见”窃窃自喜，好像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似的。

“要是你能将自己塞进制服里，那不也是你的好日子吗？”亨利再次取笑说。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你为什么不那样做？”

“因为伊斯特伍德的肌肉从来不这么一块一块地凸出来。”

*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 1930 年 5 月 31 日出生)，美国演员、电影导演与电影制片。出生于加州旧金山，伊斯特伍德在 1955 年首度参与 B 级片的演出，正式进军好莱坞，并以 1964 年上映的《荒野大镖客》成名。曾以《杀无赦》一片，在 1992 年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译者注



天空阴沉沉，月亮暗淡淡。左边的尽头，柱子上的6号码头标志依稀可辨——光线穿过蒙蒙的雾气，此景通常只在黎明时才会看到。几艘货船停泊在旁边，码头上起重机那高高的吊臂上，悬挂着黑乎乎的网状物。远处的浓雾信号声与狗吠声混杂在一起，似乎正在诉说着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时令的暖洋洋的夜晚，本该闻到点鱼腥味儿的，但亨利却什么也没闻到。周围也不见搬运工，这倒在亨利的意料之中。在邻近的停车场后面，六辆蓝白相间的警车随意地侧停着，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开着车门，无线电发送器正传送着警察行话。几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靠边停放着。在离尸体三十英尺远的地方，一组移动灯光将案发现场照射得如同午夜中的公路建筑工地。六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沿着一条黄线笔直地站着，在外围形成了一条宽阔的警戒线。几位便衣侦探在转悠着，离亨利不远，但什么也没说。许多新闻记者警戒线外面向里窥视着。

“不能拍照，伙计们。”一位警官喊道，“否则，我们会没收你们的相机。”

一位矮个、秃顶的侦探，名叫哈尔德·拉蒂摩，走到亨利身边说：“博士，你是怎么想的？有线索吗？”他们以前曾合作过。

“哈尔，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会干什么……喂，是谁发现尸体的？”

“是我们的两位同事。他们在这一带巡逻时，看到一辆汽车正好从停车场后面的车道上飞奔出去，从视线中消失了。”他边说边打了个响指，“他们认为与其去追那辆车，还不如先调查一下。”

“一条车道。”亨利向后看了看，说：“两个停车场。其中一个我们停着车；穿过矮树林的那个停车场，可能是码头满水时备用的。警官们有没有说过，车子离开时是离开停车场还是刚刚离开车道？”

“离开停车场。”

“哪一个停车场？”



“满水时备用的那个。”

“知道了。”亨利说着，下意识地将一个手指放在下嘴唇上，“他们看清楚是什么牌子的汽车了吗？”

“没有，太远了。但他们说是私家轿车，黑色的。”

“因此，他们就搜查了这个地方，随后就看到了尸体并报告了警察局？”

“是的。随后，我们就派出警察和侦查人员——他们都在这儿呢。”

亨利礼貌地点点头，招呼乔治过来，问道：“警察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是的，我正好在赶往聚会的路上……所以出发晚了点。往这里赶时，就打电话给你们了。”

乔治，六十多岁，高个子，腆着个大肚子，浓密的头发往两边分梳着，好像是为了补偿头顶的那块“荒原”。他的穿着比较随便，看起来有点松松垮垮，这与他那严谨的行事和理性的微笑似乎很不相称，就像他比较喜欢与自己认识的人随意拥抱一样。

“其他几位在哪儿？”亨利问。

“什么？”乔治有点不明白。

“卡尔、盖尔、杰伊，他们没跟你一起吗？”

亨利盯着同事们。“嘿，乔治，上次你看到我们几个一起出现在犯罪现场是什么时候？”他朝四周看了看。“杰伊、盖尔在那儿呢。我想他们正在谈论那位侦探。卡尔，正拿着那架讨厌的相机，跟往常一样，在那边一一拍照呢。他在拍什么呢，哦，正在拍货船上的网状物。我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艾德回来了，戴着一双橡胶手套，过来给三位女孩子拍照。亨利打开手套，等着艾德拍完照。他倾斜着六英尺高的身体扫视着每一具尸体，全神贯注地看着每位被害人的头部。



亨利为自己的身材感到骄傲……他比父母亲高多了，亨利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基因突变的结果——自己继承了父母的黑头发、褐色眼睛，但与其他家庭成员相比，自己是唯一长得上宽下窄、轮廓分明而非塔形状的男人，也许是个拳击师的料。

粗略检查后，亨利抬头看着艾德，说：“年轻、金发碧眼、漂亮、裸体、嘴唇浓妆、指甲光亮、没戴珠宝，也没有明显的痕迹，还有眼睑，甚至是死亡的原因……都如此相似，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枪杀？”

“都打在左太阳穴上。”

亨利拿着高倍放大镜研究了其中一位被害人的伤口——他总是随身携带放大镜的，将它放在蓝色夹克的右口袋里。亨利曾开玩笑说，这是为了保持平衡，因为左边有一把史密斯·韦森牌的手枪，其枪套挂在左肩膀上。亨利偏爱夹克，他的衣柜里有半打这样的衣服……棕色的、绿色的、蓝色的，还有其他颜色。亨利坚持认为，是纽扣成就了夹克——他所有夹克衫的纽扣都是金色的。在其中的一只口袋里，他总是放着一袋包装好的硬糖。

亨利对鞋子也特别挑剔，他最爱的是平底布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穿脱方便，比如在书桌下、在飞机上，或者在剧院里。

亨利把手放在被害人下巴和脖子边的肌肉上，感觉冷冰冰的，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肌肉显得有点僵硬。一条深黑色的纤细丝带，缠绕在尸体左肩膀和上臂上。子弹射入的伤口就在眼角与耳朵一线的中点往上一英寸的地方。伤口周围黑乎乎的，烧焦了一片。伤口没有出口，四周也没有用过的弹壳包装物。“专业水平。”亨利嘀咕了一句站起来，眼睛仍紧盯着尸体，所有的线索为：

身体冰冷。



下巴和脖子的小块肌肉早已僵硬。

早期定型的铁青没有热度。

死亡至少已经四至六个小时。

伤口周围呈黑色、烧焦状。

没有烟灰污迹或火药花纹。

枪口硬接触对准太阳穴。

射入伤口是圆形的而不是星状。

子弹没有出口。

很可能是 a. 22 口径手枪。

由于子弹没有出口，亨利推断是子弹速度不够，没能第二次穿透骨头，结果在颅骨内反弹而造成致命的伤害。a. 22 口径是一把好枪，这点亨利很清楚，而且毫无疑问是一把左轮手枪，且不是半自动的。身体干干净净地摆放着，这显然是有组织、分阶段完成的——也就是说，这里是第二现场。亨利认为，女孩是在另一地方被谋杀，然后搬运到码头。不过，还有一点需要确认。

“走，我们去看一下满水时备用的那个停车场。”亨利说。

在路上，亨利有些怀疑这起凶杀案是美国黑手党所为，他们的行事方式很明显，但与“三角形”不相一致——就因为这个“三角形”，他刚才还怀疑是中国三合会干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亨利在台湾当警察队长时曾与三合会打过交道，他们习惯于沾着被害人的血，用手指或木棍在尸体边上画一个三角形。

这一犯罪信息是为了嫁祸于人？抑或他们是一起干的？无法想象！

走过铺着地砖的主停车场，他们停下来从亨利的克莱斯勒 300M 车上拿出探照灯，再穿过矮树林中的一条小径，来到那个小小的备用停车场。备用停车场上那微弱的光线，来自附近码头上的一盏路



灯。艾德像提洒水管似地拿着探照灯，抢在亨利前面——地面上满是空瓶子和废报纸，杂草丛生，让人踩着有一种软绵绵的，却是脏兮兮的感觉。

“这个停车场用得不多。”亨利说，“那边好像有车痕。”

他们顺着车痕来到停车场的前边。亨利站在艾德边上，指着地面说：“这里是停车的地方，这里有一些鞋印。车道两边看起来是同一个痕迹，两条痕迹都通向车的后座。还有别的吗，艾德？”

“你是说这些痕迹？”

“是的。”

“没有作案的痕迹。两条痕迹直接通向车子，没有绕到车子后面，也没有转圈。”

“结论呢？”

“结论是，如果是两个人将尸体搬到码头，他们不可能从这里搬过去。”

“但是，你还看到另外的东西，对吗？”

“是的。”

“什么东西？”

“正对着驾驶座门的第三条痕迹——没有走向任何地方——好像有个人只站在那儿。痕迹不太深，就像泥土在那儿多堆一些似的。”

“同意你的说法。如果我带着金灿灿的警官奖章，就奖给你一枚。”

艾德笑着说：“每次你都是这么说的。如果我有一枚奖章，就卖掉它过日子。”

亨利当作没听见，“如果不从这边走，就有可能从那边走。”

他们爬了三级腐烂的木头台阶，朝水面方向走去。防波堤边上停着一艘带舷外发动机的平底赛船，看起来像湖边的一间小木屋。

“我……”艾德想说些什么，但声音很低。



“算一算。”亨利说，“这是一艘小汽艇，我估计十五英尺。”

“你是说你知知道摩托艇来过这儿？怎么回事？”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我确实不知道摩托艇是否来过这儿。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选择摩托艇来这儿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可以选择走陆地或海运将三具尸体运到附近，我会选择海运，这样更安全。比如说，不会遇到交通堵塞。”

“那为什么逃走时坐车，而不乘船？”

“如果尸体很快被发现，在车里呆着更安全。还有可能是燃料问题。他们从某个地方偷了一艘船——如果他们只能找到这艘船，燃油表读数很低，他们就可能无法返回岸上。因此，另有人坐在车里等着他们——他们的计划非常周密。”

“要是钥匙还在那儿，为什么不去看看燃油表呢？”艾德说着弯下了腰，像是要跳到船上。

“等等。”亨利说着抓住了艾德的手臂，“别忘了这是犯罪现场？还是让现场勘验人员先做他们的工作吧。”

艾德停下来，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

“不过。”亨利说，“我以我所有的金色奖章跟你打赌，船上会发现几根金色头发。”此时，亨利示意他们该回去了。

路上，艾德停步问道：“你认为他们从哪儿过来？”

“斯塔藤岛、曼哈顿？鬼才知道！”

吉福特的其他四位成员正在尸体旁边交谈着，但亨利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当亨利向他们走去时，盖尔迎了过来。

“我们刚刚作了表决。”她说话时带有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伸出她的手，“祝贺你——你是这一案件的当然主角。”

“多谢。”亨利说着，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要是我拒绝呢？”

“你不能拒绝。你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更了解三合会。所以，你根本不能考虑拒绝。”



亨利咂了咂嘴，“你手上喷了夏拉玛香水？”

“观察力太强了。”

艾德走开了。

盖尔·梅丽黛，吉福特小组中最新的一位成员，四十二岁，也最年轻，未婚。她看起来与来自伦敦警察厅的角色很不相称。一方面，是她太漂亮了；而另一方面，是她偏爱穿紧身裙子——有时是各种各样的迷你裙，或者是贴身的便裤。她，高高的个子，修长的美腿，赤褐色的秀发，淡紫色的眼睛，还有高高的颧骨。在亨利眼里，她穿得不多或不化妆时可能更美，她甚至不需要任何打扮。在大学里，她是有名的赶时髦人物，曾是彻底的浪漫主义者，经常摘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句，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或者蔑视社会习俗，或者抨击不公正的政治规则，或者支持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一位浪漫的执法者！让自己的职业与个人爱好互不侵扰并各行其是，她就拥有这么神奇的本领。每当有人问起，她就把她对浪漫主义的热爱，不管是文学、绘画还是音乐，比作是欣赏艺术家对人类感情深处的探索，然后激发它们，再现它们，唤醒它们，那些隐藏在倾听者心灵深处的感情。但并非每一个提问的人都能理解，这时她就会声明：“但你问了，不是吗？”

盖尔的嘴角上有一颗小痣，亨利注视着它——他常常这么干。这一次“意外”地被盖尔注意到了。“我还有另外一颗呢。”她说。

“我可不敢碰那一颗。”亨利说。

盖尔转过头，让耳朵对着亨利，“你是说你不敢碰，还是你想碰……”

“等等等等！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不想碰这个话题，而不是另一颗痣。”

“但是，那颗痣就是这个话题。”盖尔说，“难道不是吗？”

“不，不是。碰一下是。”亨利一时词穷，“我们正在谈论什么来